

前 言

庆州,在北宋初期,原为内地一个普通州,自西夏崛起,庆州即成为北宋防御西夏的边关重镇,朝廷十分重视,确定为环庆路的首府,一直选派重臣良将驻守,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因年代久远,又乏必要的资料,在北宋一百五十七年中,《庆阳府志》《庆阳县志》上刊载的庆州知州名单最多不过三十多人,其他职官更少。据以上两志载,在北宋时,原有《庆州志》早已遗失,谁也没见过,不可能从中得到资料:浩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其他有关宋朝历史书籍,庆阳没人通读过,所以府、县志不能正确地反映情况,庆州的职官记载严重缺失。有朋友发来清朝人吴廷燮撰著的《北宋经抚年表、南宋经制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上面载有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庆州知州人名六十多人,比府、县志上登载人数多近一倍,可能是最多的,然而仅从《宋史》上查阅,仍有遗漏。如在宋仁宗康定与庆历年间张奎曾知庆州,但《年表》却无。另外在庆城县博物馆保留一对老子道德经幢,上刻有四位主持刻立此经幢的知州名,但在《年表》上仅列有一位,另一位姓名看不太清楚,其他两位漏掉了。它的缺失,引发了我以此为基础,从有关历史文献和当地资料中作以考证补充的想法。鉴于《年表》对各知州的情况蜻蜓点水般地说了几句,我重新查阅每个知州在《宋史》上的传记,将其籍贯、生卒年、在庆州的任职时间及其有关作为摘录下来,断句,加标点,并就艰深的词句加注释,让人能看得懂,对每个知州有个基本的了解。想起容易,干起来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二十五史》字特别小,看起来困难,而且全为文言文,先要断句加标点,然后才能看得懂,所以费了很大的精力,才撰辑成《北宋时庆州知州名单考补》一文,随后又撰辑了《北宋环庆路的经略安抚使、兵马都部署或都总管、钤辖、都监等职官名单》,作为第二篇

文章。

原在庆城南街建有庆阳府衙门,在府衙门二门的墙壁上嵌有一块石碑,上刻金统治时期设在庆城的庆原路兵马总管府各位总管的名单及任职时间,为郡人、时任庆原路总判杨谷于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七月一日刻立。辛亥革命后,撤府存县,府衙门闲置,又遇1909年大地震,府衙门成一片废墟,1933年门圯碑失。好在本城人杨景修先生抄录了碑文,编入他辑录的《庆阳金石录》一书,为我们保留了这一珍贵资料。但是与《金史》对照,此碑上录刻的庆原路兵马总管府总管也有遗漏,如庆山奴、移刺塔不也等。在金皇统二年(1142年)始设庆原路兵马总管府机构,在此之前,当地最高官员名单缺失,还有在杨谷刻碑后七年金灭亡,这段时间的情况也无记载。鉴于这种情况,我查阅《金史》,将能找到的官员尽量找出补充进去,以此撰就了《金时庆原路与兵马都总管名单及其他》一文,对杨谷碑刻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补充。

从《庆阳府志》《庆阳县志》看,在北宋到金之间,即南宋初期,对庆阳的得失与官员的任职记载得比较混乱,阅读时使人不得要领。如庆阳府在宋金富平大战后,已经失陷,那么在什么时候又被宋军占领,又有了金军第二次攻打庆阳城的战斗,这些情况都未交代清楚。同时,这段时间内,没有职官更替的集中记载。我翻阅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一书,将这段历史整理清楚,撰写了《南宋初环庆路暨庆阳府职官更替录》一文,弥补了《庆阳府志》《庆阳县志》上的缺陷。有这四篇文章,为出版此书打好了基础。

两宋时,庆州的王庶、李彦仙,原州的杨政,都是名震一时的抗金英雄,特别是王庶,曾是岳飞的上司,竭力支持岳飞的抗金举动。但是庆阳人对他们知之甚少,名人中不提及他们,有些不公。此书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介绍。不仅有概述,还附录他们的传记,以及《续资治通鉴》一书中关于他们言行的部分记载,让庆阳的后人更好地了解和熟悉他们。

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相比较而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灿烂,人才辈出。一代名臣范仲淹父子曾任过庆州知州,还有许多名将都在环庆路任过职,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此地戎马一生,贡献了自

己的才华。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撰写了《范公仲淹与其子三人四知庆州》《种、姚家族在北宋中后期的作为及与庆阳的关系》等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庆州作为环庆路的首府,自宋夏灵州战争之后,处在宋夏边疆的前沿,金占领庆阳后,又是金夏对垒的地方,先后经历了许多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及生产带来极大的灾难。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些情况,参照有关资料,我对几次较大的战争进行了简述。这方面的文章有《李继迁的反叛与灵州之战》《庆历初年宋夏三次战争经过概述》《元丰四年宋军五路讨伐西夏经过》《永乐之战》《金与西夏、蒙古围绕庆阳之战》等。

另外,我还撰写了《神宗熙宁四年的庆州兵变》一文。庆州兵变是北宋时间发生的一件比较大的事件,但在庆阳府、县志上都无记载,不知什么原因。我不仅对庆州兵变的过程进行了叙述,还对发生的原因作了点分析,不知可否,还请方家指正。庆州的华池县存在时间不长,在熙宁四年即庆州兵变那一年就被撤销了,变县为镇,七年又变镇为寨。在华池立县时,有位知县名叫穆衍,巧断了割牛舌案。穆衍以后升任庆州知州,在《宋史》上有传记,传记中记载了这件案子。这件案子案情与断案方式完全同于《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包拯断的案子。在《宋史》上出现这种现象是少有的,我觉得好奇,撰文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件内容相同的案子都确实发生,不存在抄袭、重复问题。随后,又撰写了《柳开与环州》与《在宁州演空城计的萧注》两篇文章,续在后面。

书中文章内容比较繁杂,翻阅的资料众多,耗费的时间较多,用的精力最大,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告成。尽管质量不甚满意,毕竟有了结果,心中有些坦然。本书写作基本是围绕着庆州展开,即将宋、金时期在庆州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件作了一定的挖掘,其目的是为《庆阳府志》《庆阳县志》某些内容方面的缺失作以补充,对读者了解这方面情况提供些方便,也为后学者深入研究当个向导。这是我撰写本书的本意,目的是否达到,请读者评判。

2012年9月8日于庆城



宋庆州城今貌鸟瞰图